



翠竹河

李有光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

翠 竹 河

李有光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翠竹河/李有光著. —郑州: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2008.3
ISBN 978-7-80739-112-8

I. 翠…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5670 号

出版社:中原农民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0371—65751257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地质彩色印刷厂

开本:710mm×1010mm

1/16

印张:21

字数:410千字

版次:2008年3月第1版

印次: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739-112-8

定价:3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李有光，1956年生，山西侯马市人，现任三门峡市黄金管理局副局长。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部队服役十年，转业后在洛阳地委和三门峡市委办公室工作多年。热爱文学创作，先后有多篇作品被《洛神》、《砥柱》选载，创作的短篇小说《扶贫记》被国务院扶贫开发办主办的《中国贫困地区》刊物登载，并入选《让历史告诉未来》大型文献丛书，获得2000～2002年度《洛神》文学一等奖。

好久没有读过这样的小说,在阅读的时候仿佛有一种磁力在吸引着我,所有在农村生活过的经历牵引着我的思绪,那些未识的又刺激着我的感受。我是在黄土高原长大的,我从小喝的水里有黄泥的味道,我从小呼吸的空气里有浩荡的西北风刮来的粉尘。在小说《翠竹河》迥异故乡的风土人情里,我却嗅到了一样的乡村的亲昵和真实。

“乡村”这个名词在今天有着多重含义,它可能蕴含田园诗的气息,成为现代人寻求精神家园的一个去处,然而,乡村也可能是贫穷落后以至愚昧的代名词。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无疑是转型阵痛中的一个焦点。站在通往多种可能性的中国乡村面前,我们有时很难看清它的真实面目。李有光创作的《翠竹河》,是一部适时的书,一部厚实的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中国“三农”问题的文本。小说描写的背景是我国中西部省份的一个僻远村庄,反映的却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大局,以及农民生活生存、农业发展的壮大、农村共同富裕的问题,有大国气象、宏阔景观。

《翠竹河》所展现的是一幅线条简朴、内容逼真的写实画——它近距离地反映中国农村变革的进程,特别是从市委扶贫工作队进驻朝阳坡村这一横断面切入现代农村生活,以积极肯定的姿态,塑造了乡村农民、驻村队员和乡村干部的群像,细致地展现了具体的乡村生活场景和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并表达了对乡村未来的关切和期盼,从而再现了较切实的乡村经验,描画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当代现实乡村生态世界。这部作品是农村题材尤其是扶贫问题小说创作的新成果。

李有光的这部长篇小说,清新质朴,自始至终洋溢着阳光般的激情。我不能不惊叹李有光对农村变革的深刻感悟,理想主义的目光、浪漫主义的情怀和现实主义的态度被掌控在他浩浩荡荡的叙述之下。这部小说仿佛是一部体现当代中国新农村变革的实录,一部说书文本、激情文论。虽然不够细腻委婉,但其清新质朴真实,自有其不可忽略的审美意义。李有光熟悉农村生活,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三农”问题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李有光本是三门峡市直机关的一名干部,曾作为扶贫工作队员在农村驻村两年,此后又用3年业余时间完成了小说《翠竹河》的创作修改,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依据“三贴近”原则创作的一部精品。小说通过人物构成宏大故事,如扶贫工作队员的辛苦努力、村干部的前后态度转变、生活困难农民的遭遇,如剥笋皮,一层层深入开来,塑造了当代农村新人

的群像。通过解决群众吃水、修路、建学校等重要事件的叙述,不仅使人感受到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农民和扶贫工作队员的深厚感情,而且使人自觉认识到“三农”问题的本质和重大,从而引人思索,发人深省。作者对农村生活的描写是有主见和预见的,对新农村建设中问题的认识也是深刻的。作品体现了作者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其可贵之处在于,真实而生动地刻画了市、县、乡、村各级党组织帮助农民共同致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党员干部形象,同时,不回避农村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并从此引申出新农村变革中面临的其他问题和解决矛盾的途径。这也是这部小说的现实价值所在。

深厚的生活底蕴、浓郁的生活气息是这部小说的亮点。小说紧扣时代脉搏,凸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题,故事宏大,人物众多,塑造的李卫国、孙长劳、季良、李二混、七妮、小翠等形象真实原生,虽未刻意勾画,却活灵活现。作者在作品里所着力打造的生动而质朴的农民形象,尤其是七妮、小翠这样的农村妇女形象,在感染人中又很启迪人。在七妮身上集中表现了中国传统妇女的爱家顾家、勤劳善良、宽厚待人等特有的秉性,但生活的际遇却让她在家庭中得不到应有的关爱,受到委屈后走上了自杀之路。对这个看似软弱的形象,在小说文本的意味深长的沉默中,在它的空隙和省略中,浮现出作者情感与理智的纠葛,潜藏着作者的真正话语:如何摆脱这种境况?这样,作者在肯定农民的美德,诸如勤劳、老实、本分、忠诚的同时,也批判了部分农民的愚昧、封闭、非理性。小说在叙事上貌似随意,情节上却是一环套着一环,读来亲切,好像在讲故事,生动而流畅,浩浩荡荡,顺流而下,令人信服,耳目一新。小说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人物语言把握得比较好,有一股浓浓的乡村“土味”,生动鲜活,充满民间智慧,这也丰富了小说的审美意趣。作者在叙述和人物对白中有意引入少量方言,但是又没有完全把方言堆积在小说中,注意对方言进行筛选加工,呈现出有特色有节制的语言功力。

好的文学作品能够散发出浓郁的气息,人们是可以从中嗅得出某种味道的,李有光的《翠竹河》就飘散着浓烈的湿润的泥土味和青草味。字里行间,作者的姿态不是高高在上地指点,而是平等地关照、感受,真实朴素的叙事文本背后,是对农民、对弱势群体平等的对视,对他们给予不同的尊重。李有光以自己的方式原汁原味写农民,土色土香写农村,确乎别有天地。

文学应有“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作家“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作为一个创作者,有光的起步是坚实的,因为他的根深深扎在广阔农村的沃土里。

郑彦英于郑州

2007年12月6日

目 录

一、朝阳早春	1
二、一碗蛋茶	10
三、村委会议	21
四、叫驴闹钟	36
五、涌动的希望	52
六、跟踪追击	64
七、小河边的笑声	76
八、幸福泉水	90
九、桃园暮色	103
十、肉馅饺子	115
十一、老支书告状	128
十二、可怜的闹钟	144
十三、野百合	158
十四、小河流水	171
十五、竹园情深	186
十六、无奈的归途	201
十七、立块墓碑	222
十八、七妮之死	238
十九、秋雨	257
二十、朝阳坡夙愿	275
二十一、寻妻	291
二十二、沸腾的山村	308
后 记	330

一、朝阳早春

豫西山区,绵延巍峨,大山深处有个偏僻的小山村,村前有条溪流汇集的小河,小河沿着山谷由南向北从村前哗啦啦地流过,河畔长着大片翠绿的竹林,河因竹林而得名——翠竹河。翠竹河两边的山坡上长满了人工林和野生的青松翠柏。村子坐落在小河东侧坡度平缓的山坡下,一年四季朝阳的时候多,所以,人们就叫它朝阳坡。朝阳坡三十几户人家,皆依山顺势筑宅,居住得高高低低,聚聚散散,错落有致,虚实相间,均掩映在青山绿水竹林间。村里很静,不闻人语,只有风声、鸟声、虫声,宁谧得丰富而隽永。竹林边的曲径小道弯来拐去连接着庄户人家,闻得鸡鸣狗吠,方知竹林深处有人家。竹林里不时传出山雀、杜鹃和不知名的鸟叫声,清脆悦耳,给宁静的山村增添了几分诗情画意,让人赏心悦目,清晨和暮色降临时,炊烟薄雾在竹梢上方缓缓缭绕。看到这山清水秀和翠绿的竹林,初来乍到给人以世外桃源的遐想。曾有游人赞美此处景色:

小河侧畔竹林深,
翠竹掩映小山村。
炊烟晨雾缓缓绕,
青山绿水处处娇。

朝阳坡由三个自然村组成,一个就是朝阳坡,另一个叫吴家岭,坐落在朝阳坡对面山势陡峭的山坡上,还有一个王家洼,分散在吴家岭背后的半山腰里。三个自然村不足五百口人,羊肠小道连接着他们的往来,从朝阳坡到王家洼,山里人也得爬上一个多小时。沙石铺就的公路,沿着小河自北向南曲折蜿蜒地伸向峡谷深处,村子中间那两间小平房,就是朝阳坡的政治文化中心——村部。村部坐东向西,北侧有一条一丈宽的干水沟,水沟两边筑有半人高的石头护埝,中间有座石拱桥供人通行。石埝上长着两棵老态龙钟的核桃树,还有许多荆棘和枣刺,北边不远处有三间石头和土坯垒起的小瓦房,那就是村支书季良的家。

1999年的春节刚过,初五一大早,各家还在忙着串亲访友,季良起了个一大早,洗洗脸,把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又拿着小圆镜子照来照去,一下子显得年轻了几岁。

老婆赵霞逗他说：“咦，恁年轻，看着比咱大娃子大不了几岁。”

季良说：“我要恁年轻，还不把你美死。”

吃完早饭，季良放下碗筷就朝门外走去。

赵霞赶紧在后边喊：“你到哪去，不是说好今儿个去我姨家走年下吗？”

“乡里通知去开会，我去不成啦，你和娃子们去吧。”季良说着头也不回向村外走去。

只听赵霞在后边嘟囔着说：“我说嘛，一清早起来就在那美哩，弄了半天是去见领导哩。”



季良走到小河边，迎面吹来的西北风凛冽刺骨，不由得使他打了个冷战，他把棉大衣使劲往身上裹了一下，两手揣在袖筒里压住衣襟。这件棉大衣是他从部队复员时带回来的，如今已让他穿得扣子所剩无几，草绿色也变成了土黄色，表面布满了油渍污点。他穿上这件军大衣，心里总有点回到军旅的感觉。身高一米七八的他，虽已是四十八九岁的人了，说话还是粗声大气，声音洪亮，走起路来依然虎步生风，二百斤重的麻袋他“嘿”的一声就扛在肩上，走在村人面前，有时还故意挺起胸膛拿拿军人姿势。他常对村里人说：

“要不是我文化太低，早就在部队提干当官啦！”十九岁那年，他报名参了军，这是村里多年没有的大喜事，离家时，老支书陈有发为他戴上大红花，还请了鼓乐班子吹吹打打为他壮行，全村人把他送到了村头，那情景好不隆重。到了部队他被分配到汽车连，开汽车对只上了两年小学的他来讲困难不小，连长就把他分到炊事班当炊事员，还把他高兴得不行。由于他工作干得出色，军事训练又能吃苦，很快成了全连的射击尖子，常代表连里参加团里的射击比赛，每次都得优秀奖，团长高兴得拍着他的肩膀说：“是个好苗子。”几年下来，他年年都立三等功，炊事员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入了党又当了炊事班长，他已从一个大山里的小伙子锻炼成了一个合格的军人，身体也练得健壮魁梧。后来，还是因为文化太低没能提干。

那年他穿了一身崭新的绿军装休探亲假，更使他显得英俊潇洒，一进村就招来了姑娘们的青睐。山里的孩子定亲早，当兵前父母几次请媒人为他提亲，都因女方嫌家穷未能如愿，这次大不同从前，20世纪70年代的姑娘们都以能找个当兵的为荣，大山里也不例外，到家的当天晚上就有人上门来提亲，第二天上午，又有两家女方上门提亲，他优中选优，看上了本村老中医赵旺财的大女儿赵霞。赵

霞小他三岁,那年刚十九岁,人样长得蛮俊俏,十里八村也算是丽中之秀了,结婚时,女方宽容大度地说:“只图人好,彩礼多少都好商量。”二老提起的心落地了,季良把在部队几年攒的二百五十元津贴费一把交到爹手里,爹又忙把家里喂了一年多的那头大肥猪杀了,猪头猪脚和下杂留下给他办喜事用,剩下的拉到集市上卖了二百五十元,就这样风急火燎大半个月的假期,五百块钱就把赵霞迎娶到他家那口破窑洞里。媳妇进了门,爹妈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说:“俺家花钱不多,两头猪钱就把恁好的媳妇娶到了家。”别人说:“这都是你老两口前世修来的福分。”

退伍回村后,农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老支书陈有发年老体弱想卸套,他多次找乡里书记要求退下来,乡里也觉得老支书六十多岁的人了,为村里出了不少力,也该让他歇歇脚了,培养年轻人也势在必行,乡里叫他推荐接班人。陈有发极力推荐了季良,说季良是全村唯一受过部队锻炼,又见过世面的年轻党员,思想进步,政治上可靠,在村里影响又好,有群众基础,是个合适的人选。乡领导批准了他的请求。从此,季良成了朝阳坡一号人物。

季良自从干上村支书,从早忙到晚,不是村里有事就是乡里有任务,家里的事他都撂给老婆,赵霞说:“这家都成了你的旅店啦,饿了你回来吃吃饭,累了你半夜回家睡睡觉,别的啥事也不管。”有一次,赵霞嫌他不顾家,生气地对他唠叨着说:“我带着几个娃子,要下地干活还要回来干家务,你一点忙都帮不上,一天到晚把我累得半死,跟了你算亏死啦,再这样过下去,非跟你打离婚不行。”季良半真半假说:“啥时候想离都行,你这儿和我离了婚,我明几个就到集上买俩猪娃子,喂到年底又换个老婆回来。”赵霞气得两眼淌泪半个月没有答理他。

在不知不觉的风雨岁月中,他这村官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成了响当当的村支书,人也磨炼得沉着稳重,如今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膝下三子,季大辉已长成二十岁的大小伙子,个头长得比他还猛,到了该说媳妇的年龄。季二辉十七岁,初中没毕业就不上学了。季三辉十五岁,调皮捣蛋不好好上学,成天就是爱放羊,蹲级蹲了好几次,现在还上着四年级,在班里是个孩子王,整天不是打这个就是骂那个,害得季良不是给家长赔礼就是给老师道歉,他还高兴地跟人说:“我这三辉能中,以后比他俩哥哥有本事。”

时节刚过了立春,还是数九寒天,过河的石块还被厚厚的冰覆盖着,晶莹透亮的冰没有一点消融的迹象,季良箭步如飞向乡里赶,八里多的路程半个钟头就到了。

乡会议室设在两层办公楼的二楼北头,季良进了会议室,只见离乡较近的几个村干部都到了,远处的还没到,他找个地方坐下来,和几个与会的村干部打着今天的会议内容,又海阔天空地侃了起来。

九点半都过了,乡里薛斌书记等得有点上火,看看人到得也差不多了,就坐在了主席台上,先叫乡党委王秘书清点到会人数,当点到朝阳坡村时,他发现支

书来了村委主任没到,就大声问道:“季良,陈有财咋没来?”

“昨天下午我接到乡里的会议通知,就专门派人上山通知了他,现在不来可能又来不了啦。”

薛斌听季良这么一说,火冒三丈,他本来对陈有财这两年的工作态度就不满意,把手里拿的文件往会议桌上一摔,大声说:“十次开会他八次不到,这么重要的会议他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又对大家说:“现在有些村干部实在不像话,没有一点组织纪律观念,对村里的工作不管不问应付差事,占着茅坑不拉屎,做一天和尚连钟都不撞,像这样的村干部咋能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各村的支书、村委主任一看薛书记发这么大的火,小声说话的人也不敢吭声了,吸烟的人也赶忙把烟头扔到地下用脚碾灭。薛斌继续说:“季良,你回去给陈有财说一声,就说我说的,他这个村委主任还想干不想干啦,不想干就说一声,明天就写一份辞职报告送过来,我马上就批,这样的干部有没有都行。”这阵势大有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的味道。

然后宣布说:“现在开始开会。”他先给大家传达了两份市里和县里新下发的《关于加快贫困山区农民脱贫致富,搞好扶贫开发工作》的文件,又把乡里的工作规划和下一步如何帮助、引导全乡农民家家户户上项目、发展经济型支柱产业的打算给大家念了一遍,然后放下材料对大家说:“我们县是全国挂了号的贫困县,我们乡又是全县最贫困的乡,我们这里是山高地少石头多,靠天吃饭无资源的地方,但是,我们只要发挥好靠山吃山的优势,还是大有希望的。江泽民同志说过,我们决不能把贫困带入21世纪,从大处说我们不能拖了国家的后腿,从小处说我们不能拖了全县的后腿……”

听着薛书记的讲话,季良对这位到任不到两年的年轻书记肃然起敬,不由得想到今后工作的艰难……

季良正想着,只听薛书记在上面讲:“我们乡今年的中心工作就是一件事,抓好投入少见效快的袋料香菇支柱产业,把袋料香菇生产抓紧抓好,让群众都能早日致富奔小康。你们各村的村干部要走在前头,给群众做好榜样带好头。”说完他端起茶杯喝了几口,又不慌不忙地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两口,接着说:“再给大家讲一件事,县里通知,今年市委、市政府机关给我们乡的各村派出了扶贫工作队,这些工作队很快就下来,一会儿由王秘书向大家宣布派往各村的扶贫工作队的部门和单位,你们各村的支书和村委主任要给工作队安排好住处,并要积极主动地和扶贫单位取得联系,工作队进村后,要在工作上密切配合,以求得扶贫单位对我们给予最大的支持和帮助……”会议开到十二点多才结束。

季良从宣布的扶贫名单中,知道了派往朝阳坡的工作队是市委办公室,心里喜滋滋的。心想,市委办公室就是市委,市委管着县委,他们对县里和乡里说句话就是最高指示,这回我们朝阳坡可算有盼头了。

第二天,季良约陈有财一块去找市委办公室的扶贫工作队接头。他起了个

大早,又穿上了那件带有象征意义的军大衣,让赵霞又找了几个大黑扣子补补缺,这才出门而去。

两人从县城坐上长途公共汽车到了市里,几番打听后,找到了市委。

他俩到了市委办公室,找到了扶贫工作队长李卫国,李卫国见他们到来格外热情,把同去扶贫的秘书科吴明礼科长和机要局的孙长劳两个队员叫下来,与他们相识。相互介绍了情况后,已是该下班的时候了,工作队的三个人同他们一起到招待所吃了午饭,饭后他们急着往回赶,临别时,季良对李卫国说:“李队长,我们盼望你们能早点去。”“请你们放心回吧,我们准备一下,很快就下去。”李卫国说道。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农历正月十五也过去了,过年走亲访友的喜庆气氛已从大人和孩子们的脸上慢慢消退。朝阳坡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平淡。妇女和半大的孩子们,有的赶着牛,有的赶着羊上了村后朝阳的山坡上去放牧。有几个十二三岁已辍学的女孩子,手里掂个藤条编的小篮子,里面放着从破毛衣、烂袜子上拆下的各色毛线,挤坐在门前的阳光下,学着编织毛衣;男孩子肩上搭根绳子,手里掂把砍刀,干着放羊拾柴火的捎带活儿;几个女人把牛羊赶到山坡上,便坐在避风的地方聊闲话;强壮的男人出门打工的、做活的也走了不少。村子里静悄悄的,偶尔有几声下了蛋的老母鸡“咯达咯达”的叫声,一切都是照旧,漫长的时间丝毫没有改变这里的生活方式,时间在这里凝固了,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它负载了沉重的历史,贫穷和封闭造就了淳朴的民风,也造就了愚昧和落后,大山外面与这里完全是两个世界。

这天下午,季良正要出门,只见王建方一脸忧愁无奈地进了家门,还没等季良问话,他开口就说:“支书,娃子都去不了学啦,你看这咋办呀?学校也太狠了,往后谁家娃子还能上得起学。”他喘着粗气,忧心如焚地有点说不下去了。

看着王建方愁容满面的样子,季良估计他又有什么过不去的事了,不然这榆木疙瘩也不会急成这个样。还没等细问根由,李宏亮和王尿生的媳妇也跟着进了屋,张晓峰的媳妇春妮和安石头也紧随其后跟着来了。

季良说:“哟!今天是咋啦,个个都是吹胡子瞪眼,脸吊恁长,有啥事吗?”

王尿生的媳妇嘴快抢着说:“外村的学生都开学几天啦,就是不让咱村的娃子们上学,说是外村的学生每人要交二百块钱,叫啥子……对,叫赞助费。”

春妮接过话头说:“这才过了年,谁家一下能拿出恁多钱,叫人咋过哩,俺们各家都去找过校长,人家说这是才定的规矩,少一块钱也不行。”

王建方说:“二百块钱,我到哪弄去?”

安石头不慌不忙地说:“咱村没学校,成天看人家的脸,低三下四地给人家说好话。”

李宏亮愤愤不平地说:“他大那蛋,擰面杖日驴——硬别哩。”

季良听后也不满地说:“他们后峪村有点太不像话啦,那年他们村建学校,

咱村人也没少出力，他们一点情面也不讲。”为了学生上学的事，季良伤透了脑筋，这几年，他没少给后峪村的支书和学校的校长磕头作揖说好话，每到开学，不是这事，就是那事就没有顺当过。

王尿生媳妇说：“俺们去说是不行啦，还得你这支书去说说好话吧！”

李宏亮说：“我看这回干抹桌子不上菜，没有点礼是不行啦。”

季良说：“不行今晚把有学生的家长都叫来商量一下，各家凑点钱，买点东西，明天早上我和你们一起去，再找校长商量一下看啥样。”

吃过晚饭不一会，学生家长都到齐了，大家七嘴八舌，对买什么样的礼物议论纷纷，有人说：“买个能用的东西送到校长家，见物如人好说话。”马上有人反对说：“那得花多少钱。”还有的说：“咱们啥也不买，到乡里和县里告他们去。”

季良最后说：“我看这样吧，咱们也不带太多的东西，山下这三十多个学生，每家拿出两块钱，买上两条烟，再买点糖块和瓜子就行啦，咱们找校长坐坐，再好好和人家说说。”大家觉得也只有这样了。

第二天上午，季良带着一帮学生家长来到校长办公室。季良满脸带笑说：“韩校长，我们村学生娃们上学的事你看咋办，我们村的情况你也知道，各家都很困难，你还得多多照顾才是，不然的话，有很多学生都上不起学啦！”说着捧出糖块瓜子放了校长一桌子，又忙给校长让烟点火，其他人都知趣地在门外静候佳音。

韩校长是个老教师，五十多岁，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几十年教书育人的园丁生涯，耗尽了他全部的精力，头发熬白了，人也苍老了。他说话不紧不慢，显得儒雅谨慎，见季良带着学生家长又掂着东西，颇感为难地说：“我们都是老熟人了，你何必如此，不是学校有意为难大家，学校也是迫不得已啊。”他慢悠悠地吸了两口烟，接着给季良诉苦说：“这几年教育经费紧张，远远不能满足学校的需要，‘普九’教育抓得紧，要求也很高，这项工作不达标，教师的工资都受影响，学校的基础条件本来就差，校舍、门窗、课桌凳子损坏严重，为‘普九’达标，还要购买很多教学仪器、用具等，这些都要用钱。今年一开学，你们村三十多个学生要进校，给学校增加了很重的负担，我们实在有点力不从心啊，还请你们多体谅我们的苦衷。”他说着拿个茶杯要给季良倒水。季良忙上前阻止致谢。

韩校长接着说：“这件事是村里和学校一起定的，因为村里也很困难，解决不了学校的困难，村里才提出了这个办法，不妨你和村里再好好商量商量。村里要是能把学校的问题解决好，我这里不会有意见。”校长又把难题推给了季良。

季良心里明白，找村干部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为这事，这几年他没少磨嘴皮子说好话，他想不如另想门路，就托词着对韩校长说：“我们回去商量商量再说吧。”

临走，韩校长让他把带去的烟拿回去，季良硬是没带。

大家见支书也无功而返，几个女人都是唉声叹气一脸惆怅。王尿生媳妇说：

“不交赞助钱，人家不让娃子上学，这可咋弄呀，真熬煎人。”

王建方说：“实在不行就不上啦，没文化一样成家过日子。”

李宏亮说：“上不成去屎，大娃子跟我下地干活，小的上山去放牛，又省钱还不受气。”他又笑嘻嘻地问：“七妮，你家杏花咋办？”七妮漠然地摇头不语。他又说：“你用不着操心，你叔公爹是干部，干部干部赶前一步，你家杏花不上学也不会上山去放羊。”

七妮白了他一眼：“没话说就闭上你的嘴。”

尿生媳妇见七妮一脸忧虑，她问：“七妮，你们两口子这两天又打架了吧？老这样打架生气，以后的日子咋过呀。”

尿生媳妇的话使李宏亮收起了笑脸，他向七妮瞟来同情的目光。

七妮柳眉紧锁愁闷不展，她没接尿生媳妇的问话，好像心里压着万千解不开的乱麻。

季良一边走一边闷闷不乐地想着下一步该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突然，他两眼一亮来了精神，对大家说：“你们都别嚷嚷啦，天无绝人之路，这一下可有办法啦。你们看，到咱村的工作队来啦，让工作队给咱们帮忙肯定能解决问题。”

众人顺手向北望去，只见向这边走来三个人，来人都背着行李拎着包。

那日送走季良和陈有财后，李卫国、吴明礼和孙长劳按照市扶贫办的统一要求，很快移交了手中的工作，准备了长期驻村的生活用品，随后办公室还专门召开了下乡欢送会。

会上，市委秘书长赵天翔意味深长地说：“扶贫工作是党对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关心，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把党的关怀体现出来，让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要求的。所以，扶贫不能走形式，实事必须实着干，以党的扶贫政策、方针为工作方向，搞好‘四通两建’，对扶贫村坚持以解决群众温饱，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基础条件，让群众早日脱贫为己任……办公室的领导和同志们会给予你们最大的支持。”最后他又说：“我给你们三位同志提几点要求：第一，下去后要 and 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第二，做群众工作要有耐心、诚心，要吃得下苦，耐得住寂寞。第三，要把扶贫工作当作向人民群众学习的好机会，把农村当成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好场所。”

赵天翔讲完话，分管扶贫工作的宋盛世副秘书长接着说：“这次办公室派出的扶贫工作队，由李卫国同志担任队长，这是考虑到卫国同志是个老科长、老同志，曾在部队工作过多年，有很强的吃苦精神，而且工作经验比较丰富……”

等两位领导讲完话，李卫国站起来代表工作队表态说：“我们一定牢记领导和同志们的重托，为贫困山区人民脱贫致富多作贡献……”

今天一早，李卫国、吴明礼和孙长劳按约定的时间从家里背着行李拎着包，来到长途汽车站赶头班车。

初春的早晨，天气依然很冷，吴明礼身体瘦小，他穿了一件棉大衣把身体裹

得严严实实,孙长劳穿了一件黑色皮衣。这次下乡扶贫,两人都是第一次离开机关,感到有点新鲜,坐在车里显得愉快高兴。只听吴明礼说:“长劳,我咋看你两眼通红通红的,早晨流了不少眼泪吧?才一百多公里,离家也不算远,何至于这个样。”

孙长劳愣了一下神,笑着用家乡方言说:“妈呀,我说嘛早晨你一脸的不快,想来是媳妇一人放在家怕后院起火,心里不踏实。”说完两人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

李卫国听着两个队员的嬉笑,他想着自己的心事,自从参军离开农村后,如今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些年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已不是穿洋布、点洋油、用洋火的年代了,人们的精神面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次下乡,要和一家一户的农民打交道,对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他们的一切都知之甚少,能和他们打成一片吗?能交上知心朋友吗?他们信任我们吗?扶贫工作能不能搞好?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吴明礼转过身来说:“老李,嫂子送你的时候心里难过不难过?”

李卫国说:“我们老夫老妻的常分别,心里热嘴上凉,早晨走的时候老伴说:山里冷把衣服穿厚点。又给我包里塞了两袋麦乳精,让我每天早上冲一包,出门时又给我拉拉衣襟,系系扣子,临别时说:没事就早点回来。”

吴明礼对孙长劳说:“看人家,爱得多深沉,多瓷实。”

李卫国接着说:“我们不像你们年轻人,嘴上有蜜,激情似火,眼里有泪,手上带胶,一说分别,难舍难分。”

两人又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

吴明礼说:“哪有恁严重,不过心里还是有点那个。”

吴明礼旁边坐着一男一女,像是结婚不久的年轻夫妇,那女的头靠在男的肩膀上,手挽在他的胳膊上,听着这边的说笑,像是体会颇深,把头扭向车窗偷着笑。

汽车向南一拐很快就进入山区,破旧的公共汽车沿着蜿蜒崎岖的盘山公路向前爬行,越往前,山越显得高耸挺拔,汽车一会爬行在峰巅,一会又在峡谷中穿行。山野里没有消融的积雪,远看就像朵朵白花,满山的青松翠柏,在万物凋零的季节,依然是郁郁葱葱,山谷里怪石林立,涓涓溪流潺潺流淌,更凸显豫西山区的雄伟和神奇,给没进过深山的人带来了无限新奇的感受。

看着高山峡谷和奇峰峻岭,孙长劳说:“这回住到大山里要好好地耍耍。”

李卫国说:“山里有你玩的,一两天让你新鲜,三四天让你平淡,五六天让你厌烦,七八天让你天天想家。这回要好好练练你们不想媳妇的真功夫。”

下了长途汽车,已是下午一点钟了,三人就近找了个小吃店,先填饱了肚子,又搭上县城开往乡里的小班车。坑坑洼洼的公路凹凸不平,五十多公里的路程又走了两个多小时。

到了镇上。几个人背起行李向朝阳坡走去。

长时间坐机关的人，带着四十多斤重的行李走山路，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背酸胳膊累，身上都出了汗。到了村前一问，路边的青年说：“这是后峪村，前边就是朝阳坡，不远啦，最多再走五里路。”

三人正在艰难地走着，看见季良朝这边走来，离老远就听他喊：“李队长，可把你们盼来啦。”

季良和众人接过行李，热情地把三人向大家作了介绍。

听了支书的介绍，大家像遇见了救星，纷纷向工作队诉说着孩子们上学的难心事……

在回村的路上，几个妇女颇感忧愁地说：“成天为娃子上学的事让人发愁，学校不是这事就是那事，啥时候是个头。”

季良说：“我明天包你们娃子都上学。”

“你又拍胸脯啦，这一回你咋不灵啦。”李宏亮呛了他一句。

季良说：“你不看今天谁来啦，工作队说一声，他乡里领导敢不听，他们还想干不想干啦。”

听季良这么一说，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

李卫国听了大家的议论和季良的介绍，对事情有了大概的了解，他问季良：“你们村这么多年就一直没有学校吗？”

季良说：“学校倒是有一所。”

“有学校为什么不在自己村里上学，反而去求别人。”李卫国接着问。

“说来话长，一言难尽，等你住下来，在村里走走看看再给你细说。”季良说道。

到了村头，站在小河边，只见两岸厚厚的坚冰，随着春天的到来，慢慢地开始消融，已由晶莹剔透的深暗色变成了雪白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刺眼，早晨出门时那阴霾的天气，已多云转晴，太阳露出了笑脸，这时，朝阳坡春光明媚暖意融融，山坡上，石缝里倒垂着一串串经冬傲雪的春梅，在微风中轻摇细枝，带来了春的气息。望着大山深处的自然景色和那山坡上鲜艳的梅花，李卫国的心情感到格外的惬意。不由得吟出一首《梅花赞》：

瑞雪催我花先发，
傲骨偏爱冬雪压。
春风引燕当空舞，
牡丹仙子才妆扮。



二、一碗蛋茶

工作队进村后，季良把三人安排在村部，村部三间房外边两间为开会场所，隔开的单间为办公场所，三人住在单间里，办公住宿合二为一。当天晚上，季良、陈有财和一位五十多岁的人一起来到村部。季良指着陈有财说：“这个你们三位都认识我就不介绍了。”又指着另一位说：“这个是我们村会计赵万富。”

赵万富急步上前，热情地和李卫国三人一一握手问候：“你们辛苦啦！大老远地坐一天车到我们这穷山沟里来，真受累，我们这生活条件老瞎，恐怕你们不习惯，有啥需要的，只要我们这有，你们只管说。”赵万富五十七八岁的年纪，高高的个头，浓浓的眉毛，身板挺硬朗，满头浓密的黑发间夹杂着缕缕银丝，额头上有几道浅浅的抬头纹，他脸庞滋润，眼里透出干练精明的神气，热情而又恰到好处的问候显得深沉而颇富心计。

李卫国说：“大家不要客气，条件再艰苦，我们以后也会慢慢适应的，你们在这里不也生活得挺好吗？”

季良说：“你们到这里来帮扶我们改变落后的面貌，我代表村“两委”和全村群众感谢和欢迎你们。”随后，他以征询的口气说：“我们是不是先把村里的情况向工作队汇报一下。”

赵万富说：“我看工作队今天刚到这，坐了一天的车很累，不如今天先休息，明天再汇报。”

季良说：“这样也能中。”

李卫国说：“我看不用专门汇报了，来日方长，我们要在这里住一年，有的是时间，不如安排两天时间，我们一起在村里先看看，了解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再把村里的党员干部和各组组长，还有在村里有影响的群众召集来，开个座谈会，让大家谈谈村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我们要写出情况汇报，拿出扶贫工作计划，向办公室领导汇报。”

季良说：“这样最好，比我在在这笨口拙舌地给你们汇报要清楚多啦！”

赵万富接着说：“吃饭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从明天起就先固定在张来成家里，他家比较干净，我已经给张来成说好了。”